由拳集

由拳集卷之十二目錄

序

壽范太僕七十序　壽谿谷先生五十序

青溪集序

由拳集卷之十二

東海屠隆長卿　著

序

沈嘉則先生詩選序

不佞覽觀赤縣神州弔古豪傑蓋私心誠咨嗟慨歎之焉則竊疑河嶽英靈之氣、夫或者獸私於西北、西北土厚而其氣雄渾故其民慱大而深沉若青齊燕趙若關中太原古振世豪傑之產往往而在、無論姬姒姬孔、即如文章家稱不朽者亦率皆

其產無論古昔即如空同大復兩先生文西北人、嗟嗟吾東南之英信徒竹箭矣乎是東南之盡也、吳越金陵王氣道走姑蘇下大江經會稽而盤礴於甬東甬東者西枕會稽東俯滄海故越王句踐之墟地不壯於此矣大風之所震盪而長波之所激駛氣不烈於此矣謂宜有振世豪傑生其間命令當世而照耀來茲與青齊燕趙關中太原相等捋可矣至歷千百歲無之即有之非其至者嗟何以故乃近者靈氣攸降人文稍稍出焉司馬公主

盟於藝壇沈肩吾馳鶩於金馬君房箕仲高視於青紫嘉則絕出於布衣後來之隽龍变雲蒸指始不可以一二公也而莫不力追還固氣吞曹劉六代而下所不齒也蓋雅道勃勃興起矣迩諸君所到皆傑然名家乃嘉則先生者當何以云哉先生才奇甚少為博士諸生所操博士家言好麾斥常調而高自出奇以故有司淂之輙茫然不省其云何坐是竟連蹇不第世宗皇帝時嘗從胡少保行間為書記少保才先生待以國士少保死先生遂

挾筴走湖海往來吳楚閩粵閒先生少年旹才思敏慷能對客揮長句落筆百韵不止咸蕭灑出塵殸名以是大譟及歷覽天下佳山水結交海内豪傑遂以盡文章之大觀所造益精而所得益艱往往悔其少作矣方先生從少保旹余少不解事稍長從諸大夫士遊而先生又多在湖海閒故余雖嚮慕先生先生亦且知東海有屠生也者而絶不相聞一日晤先生於張司馬公所一見把臂驩如平生遂連宿先生齋中先生盡出所為諸稾請之

至漏下五鼓不休如登西華山下瞰黃河若帶踄泰岱臨碣石而瞰滄海曾不盈睫焉益省然喪其六合矣始先生名滿天下天下士大夫無弗稱先生者而余猶強項不下至是始嗒然心折先生願壯而稱弟子云夫今世脩文之士滿宇內用力勤矣或不自得自得矣或不見大見大矣或不致精致精矣或才情不傳合薄收須臾之譽而終滅萬世之名天刑之安可解也乃同志之夫文法司馬于長詩法漢魏樂府樂府而下法盛唐以是古單

今則人人能矣乃取之博大而出之無窮挹之流長而運之神應所謂一代搃攬之才者竊以謂先生是耶非耶今人學子長尺尺寸寸求之字模句倣惟恐弗肖循墻而走跼蹐不得展步而先生獨從容出之若不經意即言言皆若出自太史公口吻中譬如庖丁之技提刀而立躊躇四顧何勇也今之擬樂府者徒得古樂府之字句耳先生不屑屑於擬古而舂容璀燦即言言無不從漢魏聲五言古詩絲出自機杼而富才劲力自令鮑謝却走

若先生之於唐音猶傴僂丈人之承蜩掇之而已矣而尤長於七言古詩蓋海內稱獨步焉王元美謂先生布衣之傑嗟乎先生獨傑布衣也與哉先生嘗從酒中大言曰世人多稱李杜寧無之品李如春艸秋波無不可愛然注目易盡耳至如老杜如堪輿中莽大山喬嶽長河巨海纖草穠華怪松古栢悲風微波嚴霜烈日何不有也吾當李則顏行當杜則北面聞者錯愕余蓋有味乎其言之也先生先登藝壇之上奮臂一呼于夫同散即海上

諸君子犁然蔚起乃先生建標之力何可誣也而令四明增而高大海增而深東南之美遂與青齊燕趙閩中太原爭雄長豈不盛哉昔班孟堅作漢書傳武仲猶然哄之揚子雲法言信其及傳者桓君山一人而已夫西生之文同昔者有識有不識乃皆闇汶當昔而顯灼後代矧先生為世人譽薄南生汪伯玉吳明卿徐子與王元美兄弟皆以才自雄傲睨一代視海內空無人而獨推轂先生此其人可知矣即不佞言無當然不佞非諛先生者

也今其篇章其在正法眼者第觀之須何有於不佞言先生命其從子箕仲選先生詩爲詩選若干箕仲之選精矣而先生屬不佞序之夫先生之集不朽不佞得以文字持名其間亦且不朽不佞之徼惠於先生大矣

壽稷丘先生八十序

稷丘先生者沈箕仲九疇之尊大人也不佞觀於稷丘先生而知沈氏之所以大也先生蓋所謂篤行君子先是先生家貲用饒已而居貧則以弟妹

子女多故先生睎子女不後於其身睎弟妹不後於其子女母王夫人為後母先生事其後母王夫人不異其所生母身所自奉衣食取苟具而以其美者進之王夫人及其弟若妹子若女家人或習閒適弗自力卒一切置不問而獸身當操作或謂之曰君良苦而家人多矣彼各不有命耶人生几何而胼胝黧黑兀兀窮年且弟妹之與子女孰親乎而蚤自異猶可為富人居而不蚤自異而奈何獨以一身當勞苦先生曰家不幸就落所身當獸

有余你余則不勞誰當勞者弟妹子女吾以為皆
一體吾又安能知其孰親而遽自異貧富大役吾
又安能藉奥其家之人而求為富人居謹謝長者
其好勤勞食久篤厚天倫不怩如此所居中林田
廬墻圍相屬先生日課傭保治田圃而或與雜位
率先之暇則手一編起遶舍前後徐行口吚嚶微
吟古詩文登望四野遠近綠油油然如沃以此自
老少讀書知大義明於世務在吾衣絕口不談世
務曰吾藿食者爾安事肉食語彼肉食者鄙不即

吾何知而以布衣口嘵嘵從諸大夫譚不亦左乎教其長子九韶業儒九韶病廢業又教其仲子九疇九疇以諸生才名蔚起吳越間寖寖取上第榮名矣而先生又置不問曰吾教兒子讀書縱為人尒吾又安能知上第榮名究貞抱一弗與外事與人處廓蕩無他腸人或以機事進先生曰乃翁抱甕灌園者尒何知機事鴻荒以還渾沌既鑿人懐城府巧詐横生九疑百折眼直地險由人心生矣而余獨抱朴以遊於世且以為愚公谷之人

矣而不可且吾不能詭人人亦焉何能詭承世以是益多先生稱為長者余鄉中林沈氏出自吳興六朝而下代有聞人稱盛矣乃中林其先未甚盛盛之自今日始君嘉則龔仲肩吾長孺諸君皆世所號稱魁壘雄傑之夫行能顯名當世為聞人盛甲天下今天下誠不乏才顧夫若諸沈纍纍然者豈有二矣不佞嘗一再過中林山川無大奇即何以能有此諸沈哉則得之稷丘先生云不佞觀天地之生大物也夫物非能自大則深沈盤鬱之气

為之沃土上腴寔生梗柟蛟龍之生也盍又有大滙矣故曰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夫物大者未有以薄殖者也今諸沈之纍纍乎方駕而起而聲相切而式相望以翕艴一旨要非又得之山川則其前人敦厲好脩薄收之身而厚遺其後之人其所底藉者深也所底藉者深以有顯人令聞長世不亦宜乎故曰觀於穆伍先生而知沈氏之所以大也諸沈氏與不佞隆輩用文學起為豪舉好探拐

鉅舍然自放而嚴薄樸遬小儒拘攣俗學而飾性命之談以護其所短先生弗是也亦弗禁蓋所謂完真抱一而弗與外事者此其天性先生今季八十高矣是為萬曆五年丁丑會九疇與不佞隆並登進士第九疇一日過不佞隆請曰家大人茹荼慕教兒子九疇堇堇有立今年家大人春秋八十而達九疇成進士乃始通籍都下不得東具巵酒為壽神惘惘動矣將徼寵靈於吾子吾子寔知家大人深幸圖之不佞隆因繄之感焉曰隆家耆老

母明年且八十儻得就小吏四方迎養老母上爲明天子牧養元元而下伸烏鳥之私不佞隆之所大願也明年余將乞言於子即今者隆惡得無言

唐詩品彙選釋斷序

夫詩由性情生者也詩自三百篇而降作者多矣乃世人往往好稱唐人何也則其所託興者深也非獨其所託興者深也謂其猶有風人之遺也非獨謂其猶有風人之遺也則其生乎性情者也夫性情有悲有喜要之乎可喜矣五音有哀有樂和

聲能使人歡然而忘愁哀聲能使人悽愴惻惻而
不寧然人不厭好和聲亦好哀聲哀聲至於今不
廢也其所不廢者可喜也唐人之言繁華綺麗優
游清曠盛矣其言邊塞征戍離別窮愁率感慨沉
抑頓挫深長足動人者即悲壯可喜也讀宋而下
詩則悶矣其調俗其味短無論哀思即其言愉快
讀之則不快何也三百篇博大博大則詩漢魏詩
雄渾雄渾則詩唐人詩婉壯婉壯則詩彼宋而下
何為詩道其亡乎廷禮高氏選唐詩品彙其所取

傳則傳矣精未也乃黄觀察公選之加精焉而文為之釋斷然後唐人河嶽之精靈歷百千載如在乎則觀察公之勤奈何可眇小也

舊集自敘

今學士譚詩文者何其詹犀戰方內哉腹不胃先民之不登大雅嘗試呻嚶稍以音節郁多口而薄古人夫古人安可薄也當其卒業此道祇搖搖乎蹈留蒸而上之之而遊乎九天之而遊乎九淵耶精多矣用物弘矣業大以侈矣及其日久論定名

言幾何其大者才寡寥數篇而今學士往往富極於數百萬言則古人不既拙乎古人之業專精一家而今人好撰众體及其卒也無當一家即奚論众體矣而災日月為山川羞後世且遺迹棄之則古人非拙也今學士用諸生譚秕塾家朝釋呫嗶莫為詩歌肯何速乎身歿而集出出且充棟矣其高者蟬蛻諸生影向古人務為壯語厚自標表目為雄才高天大海不災乎余自總角學伊吾詩有所得多棄而不收思為大物夾今存者什不當

一二曾不敢望今之君子而何以夢寐古人為客
語屠子曰往予舟客論詩文於京師則古證今甲
是乙不此瑕彼瑜奴所彈躲言辯矣而持論卒無
定子知詩美與惡與何說而定屠子曰余惡知詩
又惡知詩美其適者美邪夫物各萬品要之乎適
矣詩有萬品要之乎適矣今夫天青日出山川晶
皛六合曠朗黯黕霾霿雷電交至崩雲走雨惡風
谽谺其狀異矣今夫閬風之上泰山之巔鴻濛起
忽萬里几席陰崖盤谷下臨千仞紆迴澒洞龍蛇

兕祲窅不可測其境殊矣今夫長波鉅海冒湯六幕天地若翻日月倒行險壯無極也而清溪白石之間渟泓滉瀁日星鑑須眉小大易觀矣今夫鄭衛之郊邯鄲之道茸茸者艸邪華灼灼邪歌懷春之章稱勺藥之詩則可謂至靡而方瞳綠睛之夫采芝之茹松刳形息景卬大石而謌覆嶢嵒而遨榮枯殊致矣今夫翟冠翠翹縞衣綦巾文質整矣洪鐘鼉鼓清濁辨矣然而當之無弗適也夫當之無弗適斯兩存之也余讀古人之詩則灑然以適

而讀今人詩則不遘斯其故何也其美惡之辨無
余惡知詩又惡知詩美曰若是則空同子所稱金
元之樂今盛行民間滛媟而哀思響越而瀏亮亦
快人矣美與惡与曰噫嘻是惡乎快哉余方入耳
則驩然而心動已則悄然以悲久則氣索索然而
況余嘗讀古詩歌讀數過稍厭束書越過而復新
讀可老也嘗試取民間者讀之緜終篇乎何論金
元夫宋人亦若是矣此遘不遘之辨与即余之任
吾取吾遘也吾取吾遘而惡乎美而惡乎不美吾

文安能知之

贈陳伯符奉　命歸娶序

萬曆丁丑陳子成進士奉命歸娶則春秋十九尒陳子之奉命歸娶也都人士嘖嘖中豔之胡然乎陳子才也才少而成進士也成進士而歸娶也歸娶而奉命以行也是都人士之所為嘖嘖中豔者也成進士有不必才者矣而陳子才才有不必少者矣而陳子少才且少有不必成進士者矣而陳子成進士而歸娶而奉命以行豈不亦世之盛矣

罕覯者哉頤不佞之所爲中盐陳子者不在是陳
子以萬曆丙子歲與不佞同舉於鄉今年戌進士
又同陳子十九尔其所爲公車奏牘碩湛欝爾雅
蒼然色也至譚國家善敗之數消諸種種肯綮又
大氐智計深長欵欵謀國石畫主者得之謂是必
夙學公啓牘則少年乃大相視歎詫於是才名籍
籍諠都下都下諸公爭識陳子人謂陳子必豪少
年負氣而陳子殊不豪少年負氣益嘸嘸磬折諸
公間其中耿介毫不苟而外爲共稐与人不忤惟

其遷而已處事不膠惟其當而已以是遊於世益無難也不佞益視陳子十五年長而處世不逮陳子遠甚矣昔賈長沙王子淵皆少年稱俊才率不免浮華跌宕之氣而陳子長厚不啻老成人君爾豈不難哉不佞之所為中鹽陳子者以此陳子歸可謂衣綉晝行矣光動里閈里閈且又嘖嘖中鹽陳子不佞頌陳子益自廣其無徒取光榮里閈也與哉

贈楊君今益都序代作

太原楊君爾立以經術起家萬曆丁丑進士拜盂都令將行過不佞問政曰植不肖幸籍先生寵靈通籍於朝爲令則亦惟是不肖之故願安所能爲植懼㢠墜厥業以忝門下將若之何不佞曰夫仕奈何薄令哉令奉 天王之命長一邑一邑之事皆關白令事有不關白令者皆得操 天王之法議其後矣貴臣藉寵靈於朝可頤指百僚而乃歸俛而聽於令無敢横即横以法裁之易尒市井豪椎埋爲姦力折千夫莫有詰者而令走一二厮隸

以鞭箠使之如驅孤豚又諸編民老少婦子阽危痌瘝煩寃鬱苦罔不朝夕仰而待命盍不啻農夫之望歲也士起布衣朝拜官而志意可夕行者惟今尒仕奈何薄令哉頑不俟形計之今宰制一邑舉手搖足即境內視以禍福焉政令之行有如抱鼓其所伸縮展唇非持之至公不可否之頗僻起微芒而彼下之受之者已盈於尋丈一不當而頗政行於一家即一家之人悲愁嗟嘆矣頗政行於一邑即一邑之人悲愁嗟嘆矣此猶其顯者有姑

息疑於仁恕趦趄疑於通方剋核疑於威明闒茸疑於長厚有一於此皆黔首之患也此猶其在我者政令之行有上之人以爲賢而下以爲不賢有下之人以爲賢而上以爲不賢吾以爲上則下不堪以爲下則上不堪下不堪則德義不脩而令之職廢上不堪則名譽不起而令之職亦廢令獨奈何而可易爲也雖然亦顧人爲之而已今夫泝者亂流而渡則其所以爲患者非風濤也操舟而謹維楫蔑不濟矣其有不濟者天乎天吾奚憾也躬

者不志於的中無幸矣志於的矣有不中者不遠也爲令而兢兢循法守謹官戒上之敬共主命而下之顧畏民嵒蚤夜以思庶幾其爲賢令如是即不幸而得過必小上且亮焉藉令蔑視其上下而從欲以逞其誰能堪之故吾無患爲令難爲賢令難也楊君爲益都益都固古青齊大国往牒所稱車擊轂人肩摩者也今其繁華沃饒雖讓往昔其爲冗劇可知也又古稱齊人好詐青社之間其鬪雞走馬樗蒱蹴踘用豪舉爲姦利者安知視昔不

百有一存者乎則楊君獨奈何以治之也仁而不柔通而不詭嚴而不刻厚而不阿而又出之忠誠操之粹白何齊之弗可為矣楊君德器深湛蓋有道君子也為藍都吾且奚患哉

贈徐君令海陽序 代作

姑蘇徐君維嶽起家萬曆丁丑進士出令海陽海陽者嶺以南劇邑固賢喆展布之資也世人不達往往中鹺內僚謂內僚無所彈壓不至磬折奔走監司間貴倨矣而薄州縣之役為勞人且不見尊

貴嘵嘵士君子涉世何論勞逸即奈何用尊貴為
賢哉彼都人士方屈首白屋之下覽觀古今馳騁
書史或抵掌譚當世之務則以為天下事可迎刃
解矣然皆非得於身所涉歷而以意揣摩之者也
夫以意揣摩之是不登九折之峻不泛大海之深
而言高深者也空言鮮實矣及一朝起迹布衣為
王官幸而叨內僚依輦轂文學侍從之臣待詔金
馬鋪張鴻烈諫諍之臣出入禁闥拾遺補過則疏
可謂榮名茂伐矣而從事州縣者分。天子只尺

之符出而宰制一方彼一方黔首環而待命受約東窺喜怒望靈變希恩澤何令弗行何禁弗止何威弗宣何德弗布朝行一政莫而及民矣莫行一政朝而及民矣吾且為言公吾且為文翁吾且為龔黃卓曾一展眉尒即有所彈歷然以彈壓故而今掣肘不得逞所願欲為循良世寧多見乎又多閱于世故諸糾棼劇勤細大靡指皆其身所閱歷而經營其所閱歷者多則其所見博其所經營者久則其形神固故無論不辦此縣之事辦無不辦

者矣無論不能州縣能其官無不能者矣登九折之峻泛大海之深將嚋者復為高深乎由此言之州縣矣而左於内修也不佞覌徐君篤爽頎洞盎豈第長厚人而又平居鄭重不輕裘遇事且捷若穧矣則其為海陽可知也抑不佞猶有説焉為令長者羣百里之人而顧指麾教令不敢貳即其喜怒易是也一人儼然臨於其上徒卒吏胥羅列其下䰟蒸張皇小民脅息扶伏即其沉冤不易達也貴勢族鉅者里閈之豪有力者或姦利積於丘山

而長吏至不敢詰狡猾之胥盤結積蠹舞文玩法肆爲侵牟而閭閻亟吞聲不敢出口故御門以內弗逮於寬政以禁姦也御門以外弗逮於苛政以廣慈惠也平易以拊循元元也威力以鋤強橫也斯其大者也徐君豈第英明其固不辯矣庖丁之技提刀十九年如新發於硎夫十九年猶新發於硎方其新發何可當也從此十九年而往卜諸此矣徐君其勉之

壽李翁六十序

夫娖娖之貧賤固不若磊磊砢砢富貴古之賢豪大人苟
非顏回原憲而徒踽踽席門窮巷之下即何足以
稱揚哉蓋昔者太史公嘗崇勢利而羞貧賤夫勢
利何足榮謂其磊磊砢砢富貴者也貧賤何足羞謂其
娖娖貧賤者也范蠡覇越成退而浮五湖即三致
千金夫三致千金人以為賈豎小節耳不知此亦
英雄長策之餘也世有操奇贏市肆終身而猶然
窶人子者非歇數奇念或其智計淺矣余姻李翁
束髮遊京師從大俠酒人放浪樗蒲蹴踘之場蓋

其少年時豪甚已而乘巨艦出五湖依鴟夷子故事即策貫成敗無不奇中者曾亦有天幸不十年而手致數千金顧布衣飯脫粟質任自然不以貲雄里中兒而豈與故人賓客莫豁豪飲酒後耳熱投壺射覆忼慨歗咤四座生風居然五陵豪又儻易善施而謙為纖嗇曾出千金潤故人賓客而浮怒媢嫉之人不見德又善以智自全不以財府怨平生不作兒女子仁媚人而人亦無有甘心於翁者然其智計豈淺小哉今渠當長頸鳥喙之主庶

幾佐會稽下風而乃徒以英雄長筭用之刀錐末盬間則所遇異也李翁三丈夫子中子之文彬彬雖儒生而孟李則其家峰有父風三子者其器局不同皆賢子也人言李翁有後哉萬曆戊寅中秋日延翁六十生辰屬不佞居淮泗不得與賓客奉觴之列乃還中此章爲翁羽壽顧不佞無能游揚翁夫人藐榮名豈有既乎

壽黃翁七十序

夫黃先生者可謂高曠玄朗者也士業已歷首援

書即思經營天下其早早者馳騁於榮利之場多殖厚享內以媚其妻子而外誇里閈此無論高者砥屬崇階上伐以為脩名而託竹素或竭天下之力以徼厚倖而軒舉鶴張投機遘會殫心勞形至皓首鮐年而不知止此非不鴻鉅為世丈夫其於性命之理曷與焉黃先生以貲為郎丞鴻臚留都贊

國家典禮文采表於世矣循是而歷歟中外踐登華要即無論榮利以彼其知計脩名上伐無難致者先生顧志輕珪組心慕雲壑玄髯乞身東

營菟裘海上日與諸賢豪長者釣遊鯉弋鳥鴻浮槃觴歌而詠先王之風歲時伏臘置酒張筵位大雅之會詩取適性靈而止不以雕垂之技苦心勞形酒德不甚深而三爵沖融居然綺皓何至倒接離豪飲哉其於世味泊如也又以行義高於一鄉郡大夫虛左鄉祭酒之位者踵接也即古之表通德門稱鄭公鄉者先生不媿焉夫世味薄則純德守勞勤去則天和全行義高則基址厚逍遙放則神明宅以是而託於萬形之間何往而不得其所

謂高曠玄朗者哉不佞某與先生有昏姻之好其子某君弘達而溫恵有先生風如漢萬石君家稱世篤行長者不佞某有咨嗟豔慕焉於是先生春秋且七十而某為之敘夫不佞某之涼德烏能稱揚先生哉

壽江太夫人六十序

夫婦德難哉丈夫子覽觀古昔彼其中多有概於達人獨行從寡鄙之觀而操介特之標岸然矯俗為衆庶規倘非其好則或以為名高者也非以為

名高則其見至也夫婦德難哉平居不習見往牒鴻鉅其見不越乎家人米鹽絲絮間顧安所得高義而稱之婦行高義非得之習見蓋其天性然矣

太夫人者姓某氏余年伯新都江先生夫人同年汪君東之母也夫人十六歸江先生歲食貧夫人相先生事其姑某夫人曲盡孝養寧夫婦饘粥不備而不忍一日不備其夫人甘毳先生居鄉好伉慨赴人之急為高行不以貧為解夫人提德義與先生相砥勸無所若嘗收先人遺責於姑熟之姜

氏姜氏隣富人欲兼姜氏室則陰持其事說先生令急之急之則姜氏坐困其家且折而入於富人先生謝曰奈何傾人以自封殖吾寧無責不可令姜氏無家遂棄責歸夫人殊喜行義當如是矣諸兄弟坐貧先生磬産資諸兄弟逐什一之利諸兄弟貲用稍饒而先生日益困夫人處之怡然謂先生曰君家伯仲故自不給君實罄産為諸伯仲地君之不給則無惟是諸伯仲之故令諸伯仲誠幸不乏絶君即有不給其奚傷其又安能枵腹其家

之人而厚自擁其富饒盎盎未嘗怨言德色諸姒間此尤人情之所難哉世恒稱慈母夫人即慈不以煦嫗姑息畜其諸子務朝夕教督引之德義江君自甲子舉於鄉頋連蹇不第者十年有奇意邑邑不自得夫人呼謂曰兒来兒患不能為人無患不第矣其益自砥志脩名以自託士君子之林以無墜先人之緒𨒪余觀人士以行義名天下而照來茲者豈必盡世之通顯貴人哉至貧常事介余其無以口體累兒子兒子其勉之矣及萬曆丁丑江

君與不佞同第進士夫人則又遺書京師戒之曰兒嘗患不第今業已第矣頋余之所為若患者非不第也若蒙　主上恩且叨一官中外其有不矢乃心從事而或二三其德以忝厥分者余且弗子不佞幸得以同年之累從江君遊見其恂恂雖人行能率矜卓不爽於程則既私心嚮慕及觀於太夫人然後乃知江君之賢有自哉有自哉今年太夫人壽六十不佞觀於太夫人之所為壽者以其有德而賢有德而賢名在史氏壽且越千百紀即

百歲不為永年何言六十哉至見子他日致位通顯將藉 天子之寵光以為太夫人榮此世俗之語咸無取焉

出使錄序

嗟嗟陳將軍何其壯也陳將軍故書生嘗持文墨議論即持文墨議論顧獨心慷慨喜奇節時時共人談陰符黃石人竊姗笑之不信也 世宗皇帝時會海上多故日本内訌尋干戈不已當事者計得深智辯有口如陸賈者緩頰折虜亡難其人陳

將軍與將生者遂伏劍起使日本及誘王直諸酋立奇功海上兩生實同首事而陳將軍功最高余讀兩君出使錄則震然心壯將軍去東方大患不煩操寸刃咄嗟而解將軍豈非所謂天下奇男子哉五石之瓠非不枵然大也而或濩落無用則奚取於大矣余覩書生平居抵掌談天下事則氣蓋一世而往往大言無當即一旦出經營四方有不為五石瓠者乎其老死文墨間者又何可勝道而邊陲功名大都出材官武夫之手彼且輕書生為

徒空文無益是士之羞也嗟嗟陳將軍顧獨非書
生耶抑余又慨當其時縉紳大夫不少曾無一人
慨然赴公家之急者而陳將軍獨起布衣出任馳
驅可不謂难哉嗟嗟將軍今老矣尚不得綰通侯
印而猶然領偏師從大將軍海上俯仰浮沉尺寸
不展將軍何數奇以方漢李將軍異世同慨矣將
軍嘗爲余言余自起海上事戎行履危涉險奚翅
九死賴　天子之靈幸保首領今余頭毛種種何
能爲而猶屈首出入人麾下不亦左乎余且昔一

室歸老焉服則挾弓矢射虎南山銷乃公雄心已俞一日出出使録屬余輯之余既輯之而又以數語道將軍事將軍詩無少快快於茲哉顧將軍無以快快為也

陳子有制義叙

夫士頡頏世資抗手而譚青雲之業良不易哉余觀古士射策上書進羊衣起徒步而都卿相者非必皆鴻鉅大人然其大較沉覽百家鼓鑄群彙精詣獄運霏屑而出之一也其取下者藉張言從衡

逈攷其當旹之談世主之遽雄辯朗暢亦自斐然計其句中非絓萬古不能辨比於美九舞劍技壹躲覆鄙夫曲士之拙靡弗各臻其玅故古人無不精之業也我

高皇帝置令甲以制義登士士雖鴻鉅大人非制義不登要以備綜經史諸家而出之以闡逆爾雅即以此覘其句中與其他日之所款見及其救也士務華絕根鄙一二陳言以取媚時眼奇而遇合即文辭華褪意律不審得矣其布好古博雅者則世恆目以爲妖嗟哉乎夫士而

或文軒華綑爾已無所不可有如入而謀謨嵒廊出而經營四方講五帝三王之業即一二陳言安用哉夫嘗試令今博士諸生顏行古蘇張諸君則啞而吞不知今蘇張見今博士諸生制義亦啞而吞也由此言之今之鴻鉅大人蓋不得與古鄙夫曲士之業論精矣古人之業博㮣群藉而今才須牘方寸爾言者談秇至皓首今人垂髫搦管而輒登仕者之場何相懸哉余蓋甞譏今制義如嚼蠟每手一篇或不卒業厭矣夫天祚　皇德士興大

雅修文者往往舍枝葉而求本根。士之博雅好古者。其始如黿甲、長神白日行市中，見即錯愕走巳。稍狎之不甚驚怪，今則如蒲萄苜蓿入中國有見珍者矣。士生斯時，其亦幸矣哉。嗟哉乎士之登朝寧徒為獵華要貴富哉。固將盤尺寸而泝竹素也。而乃徒以空文進，而又畀之手。陳言是汩也。丈夫七尺之謂何，何士之為耶。雲間自二陸先生而後才士纚纚輩出，迩皆號為極盛。若陳生于有都諸子，白眉矣。余自羈歲布衣耕東海田，則雅聞雲間

諸文人才士名私用向往迺今以小吏從君子後蓋視事之明日于有諸君輙見枉余為雖然把臂每過于衙所為制義問叙於余余得而卒業則多平日所習見都沉雄高朗秀拔人群是傳稚好古之效也蒸蘆中有人哉余不使迺幸得竊覩大国之風析節諸茂才異今而愜其平生雖登崑崙從化人遡何足以知于是樂而為之叙

壽范太僕先生七十叙

夫析珪紹爵者靡識山林之味被裘拾穗者不維

人代之憂斯非不各適其適逌皆未免局於一隅閑曠之士紲馬如必以箕穎谷口為英雄則伊筦不齒於明智又以駟馬高蓋為奇杰則商山洛水之夫不列於人倫要以達權觀化視所遭矣世有賢豪大人心執玄德神動天游進可伊筦退可箕谷遇合則駟馬高蓋不遇合則商山洛水夫是之謂玄同則今太僕范中方先生其人也先生以妙歲揚蔽翱翔天路所至鴻烈訇隱如馳駮電方視卓越絕時某尚童子未能執經以進於門下而數

從鄉之父兄長者聞先生高才卓識先生群東海
都人士而試之都人士出私議曰某也儁某也不
已而果然逮試於鎖闈出私議曰某也儁某也不
已而果然蓋無不符合者東海於是咸驚范先生
神智能得人而都人士賴先生以成名者無算又
宅心平而持憲肅也以故范先生之為督學使者
稱趠絕師表云無何為大方嶽晉冏寺登於九列
涉歷榮華功名愈益茂焉而廼黑髮懸車歸歸而
築嘯園老也夫由前觀之則灼灼伊管之烈也由

徒觀之則居然莫谷之操也斯不亦閎曠士也曲哉不佞其以職事至零間得數奉先生顏色先生不以其不佞時省設以瑤華之篇又引之遨於嘯園觴咏為樂也蓋不知昔者阮嗣宗之登蘇門有以異乎無以異乎今萬曆七年己卯嘉平月是為先生七十生辰諸文學莫生廷韓彭生欽之方生衆甫徐生孟孺郁生孟野單調不佞知先生以叙辱焉夫世俗之吏可以為文乎則班揚不足貴矣

壽鄒谷先生五十序

歲萬曆丁丑不佞隆舉於南宮耑同舉於南宮者
三百人而檇李馮君夢禎爲舉首與不佞隆一見
語合結駟聯鑣兄弟之好有加焉蓋數過從余於
長安更旅每君至余則閉門謝他客獨呼二三同
心相對坐茂尌乘涼風告而劇譚雄辯懸河倒峽
訇訇若雷電乎石端時而爲枯禪突然窅窱靈籟
不發天青月朗意境所到此矣失千古不佞隆[illegible]數
脫驌驦裘從黃公貰酒佐驩每秉燭至丙夜壯斗
垂於檣河而西山低於几席輙起擊玉唾壺忼慨

求休戚因以達焉矣馮君博雅慕古言則稱先王典之譚六籍子史旁及稗官小説則靡靡乎炙轂而出之也所謂結深湛非竹書汲冢之異不蘊室間文字不以屑墨鄉孟堅亭伯而下勿論也為人高擴玄虛守真味道餘所人嘗以志操相砥曰男子隨地豈北淅圭儋爵要以提德衷雄現自放遵大白之塗含取亮之素不媿兩間營貫何為夫神龍之所以盤迴重淵而翺翔太清者無欲故也脫人有欲人即得而縶之是董父之所豢也以故吾兩

人居長安未嘗騎馬衝泥懷一刺通貴人消然
自晦云無何馮君以舉首故得留待詔金馬門而
不佞隆遂領潁上太然信使往來無問也其年而
移青浦青浦去檇李一水也於是皆時使人賚書
往候其尊人谿谷先生迺君亦以予告東是為萬
曆七年己卯而谿谷先生遘壽五十歲會逢皆稱
異數哉先是君遘疾潁上曰予意不可一世而獨
某得幸於子子以兄弟之好視某明年家君壽五
十秋七月實維生辰某將以是月獻一卮為家君

壽以予疇昔篆盦得無一言既家君宗君谿谷先生者蓋吳越間隱君子也其先儻蕩膴以俠節少年冶遊聞於里閭已而從寬大長厚之行輕財樂義爲世通德今則屏太公嗜好脩然清拈日講玄真要眇之術居貧不悶也蓋家君爲人大都若此矣不佞隆既與君脩兄弟之好而以諸父事谿谷先生是固當有言雖然余蓋亦有大感焉先生生辰以七夕昔招搖指申天氣乍涼馮君百拜樂觴上壽洵美且樂而不佞隆延望困簿牘不獲列於諸

子起舞凄娑彈八琅之璈吹雲和之笙以為先生壽也夫盈盈一水相望何但如天漢間哉

青溪集叙

青溪者何青浦也青浦古由拳地居雲間西鄙為澤国空波四周多鷗鳧蒹葭景小楚楚每乘月蕩槳如鏡中遊九峰三泖落几席湖上蓋又有二陸先生墓云余雅抱微尚緬懷哲人而余鄉沈嘉則先生就李馮開之吉士遭以七夕至至即相與操方舟出郭行遊葦蕭野水間是夜雲物大佳天星

並嚴余三人叩舷和歌仰視青溟因風而送㬎殸樂甚已復相携泛泖湖登湖上浮屠尋余江嘯天馬弔二陸祠忼慨興懷焉盖流連三日而開之别太嘉則留盆頭句日余退食即相与揚扢風雅諷咏先王不及於啟嘉則得詩如干首余詩與之畧相等先生髮短矣而心甚長諸所誤結更雄麗神王哉余與對壘逡巡畏之于是謀剞先生詩余与開之附焉而用青溪命集